

豫 剧

傳家寶



河南人民出版社

宝 家 传

(豫 剧)

所云平 王景中 (执笔) 編劇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郑州

传 家 宝

(豫 剧)

所云平 王景中(执笔)編剧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 7275

787×1092 毫米 $1/32 \cdot \frac{7}{8}$ 印张·16,000字

1965年10月第1版(农村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統一书号: T 10105·645

定 价: (7) 0.08元

时 間：一九六四年深秋。

地 点：河南某农村。

人 物：薛玉花——十六岁，玉成的妹妹。

薛爷爷——七十岁，党支部委员。

薛妈妈——四十八岁。

薛玉成——二十岁，基干民兵。

布 景：天幕上映出气势雄浑的黄河衬景，台右角一排整洁的新房，台上方伸下一根大柿树枝，柿叶已经变红，稀疏地掩映着满枝红柿。

〔幕后一阵雄壮嘹亮的民兵歌声：“肩扛锄，手握枪，人人争把民兵当。”歌声过后，薛玉花手托石头愉快地健步上场。

薛玉花：（唱）东地摘罢头遍花，

我手托石头转回家，

苦学苦练臂力大，

托的稳瞄的准枪不虚发。

（放下石头欲进屋，刚踏进门里，见墙上挂着一支枪，不觉喜形于色）

哥哥的枪枝墙上挂，

（一笑，进屋内将枪取出）

他又忘记把武器拿。

（发现枪没擦）

不知哥哥忙些啥，

为什么不把枪来擦？

武器要是会說話，
爷面前定把哥哥来告发。
你不疼它我疼它，（擦枪）
擦的枪身光又滑。
扎好一个瞄准架，
学爷爷百发百中好枪法。

〔玉花貪婪而认真地练习瞄准、肩枪、拚刺等动作。媽媽从屋里走出，见状心喜。〕

薛媽媽：这闺女！

（唱）成天练武没个够，
抱住枪杆不肯丢。

玉花！

該作飯你来給娘帮个手，

薛玉花：娘！

（唱）我正有一事把娘求。

薛媽媽：又找娘做啥？

薛玉花：找娘帮我看检查鏡，看我瞄的准不准？

薛媽媽：哟！娘还没找你帮个手哩，你倒先拉起娘的“官差”来啦！（打趣地）练这枪是当吃呀？当喝呀？

薛玉花：枪不能当吃当喝，可是它能保卫咱建設社会主义呀！

薛媽媽：（滿意地笑了）又給娘上政治課哩不是？

薛玉花：不是。娘，你不知道，俺哥这会儿不在家，要不趁空练练哪，等他一回来，我就又练不成啦。（央告地）好娘哩，你快帮我检查检查吧！

薛媽媽：好，帮你检查检查，快說，瞄准那吧闺女！

薛玉花：娘，你看！

（唱）娘順着我的手兒往上瞅，
有一个小柿子就在樹梢頭。

薛媽媽：（唱）滿樹的紅柿耀花眼，
指的那個你說清楚。

薛玉花：（唱）是那個半青半黃歪歪扭扭，
它好比美國總統約翰遜的頭。

薛媽媽：啊！

薛玉花：（唱）是偏左？

薛媽媽：不，
（唱）是偏右。

薛玉花：（唱）娘再看，

薛媽媽：（唱）不左不右你快把扳機扣！

〔母女倆比比画画在檢查練習瞄準，薛玉成匆匆上場。〕

薛玉成：（唱）聽說今天要打靶，
急急忙忙轉回家。

趕快再來練練它，
（見玉花正在瞄準，沒好氣地上前把槍抓住）給我！

你拿我的槍枝幹什麼？

〔玉花不給，二人相持。〕

薛媽媽：玉成！

（唱）你不會好好說句話，
多大事吵的象天塌！

松手！（玉成只得松手，但不甘心）

薛玉花：哥哥！

（唱）是民兵都把枪枝带下地，
为什么哥把枪枝丢家里？
不上油来不擦拭，
就会对人发脾气。

薛媽媽：是呀！

（唱）你妹妹說的有道理，
生产练武都要积极。
民兵应当爱武器，
难道說这个道理你不知？

薛玉成：知道。

薛媽媽：知道不算改了算，你們两个人換着练吧，誰也不許爭，誰也不許吵，娘給你們做飯去。（下）

薛玉成：給我吧？

薛玉花：好，給你，你练练再給我！

薛玉成：再給你？

薛玉花：哎！咱娘不是說叫咱俩換着练的嗎？

薛玉成：哼！

（唱）咱娘偏心宠着你，
她不向儿子向闺女。
我的枪應該尽我用，
为什么要让你练习？

薛玉花：（唱）哥哥說話不論理，
这支枪本是咱爷爷的。
孙儿孙女都一样，
为什么不許我练习？

薛玉成：（唱）小妮家不要胡攪理，
 爷早把枪枝传到我手里。
 哥哥是基干民兵誰不晓，
 你不是民兵少练习。

薛玉花：（唱）哥这話說的不在理，
 咋沒想想你自己。
 記得你那年才十四，
 想当民兵最性急。
 营部沒有批准你，
 哥哥练武更积极。
 民兵放哨你也去，
 民兵投弹你也练习。
 白天你把假枪练，
 黑夜做梦学射击。
 爷对支书夸奖你，
 夸哥哥热爱民兵入了迷。
 領導上对你表揚又鼓励，
 为什么我今日练武哥不依？

薛玉成：（唱）今天民兵练射击，
 哥想打靶爭第一。
 妹妹不評又不比，
 就是不准你练习。

薛玉花：啊，临上陣哩才想起磨刀啦，要不是打靶呀，哼！
 只怕这枪还在牆上挂着哩。都快生銹啦，也不說擦
 擦。

薛玉成：（向枪上扫了一眼）噫！这枪还用擦？

薛玉花：是我刚擦罢。

薛玉成：擦不擦都没关系，到时候照样还打第一，先去练一会儿。

薛玉花：哟，看那个骄傲劲儿！

薛玉成：喂！（学玉花动作、挑逗地）立正，枪上肩，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下）
〔妈妈上。

薛妈妈：喂，咋就剩你自己啦，你哥哩？

薛玉花：人家是基于民兵嘛，准备打靶哩，把枪给拿走啦。

薛妈妈：没枪咱不练，先跟娘做饭去。

薛玉花：娘，您没听支书说，越困难越要长志气，今天我偏要多练练。

薛妈妈：没有枪，怎么练哪？

薛玉花：没枪？（拿起锄头）娘，看这是啥？

（唱）哥的枪枝哥拿走，

女儿我来练锄头。

薛妈妈：这上面没缺口没准星的，没法练。

薛玉花：（指锄头）娘没看见。

（接唱）锄把上我镶了一个小标尺，

在前面又把准星修。

一样也能练瞄准，

决不向困难来低头。

薛妈妈：你真是个小缠磨头，好，应该这样，娘支持你，做饭的事，你别管啦，有娘我哩。

薛玉花：娘，我一会就来。

薛妈妈：练吧，闺女，娘一个人做得了。（下）

薛玉花：（唱）娘是一片热心肠，
知道女儿爱武装。
主席的教导我记心上，
做梦也想把民兵当。
我找过支书和营长，
都说是年龄不到别着慌。
光说年龄还不到，
咋不看我个子长的长。
支书营长批不准，
我又把爷爷来嘟囔。
你是民兵老班长，
咋不替孙女帮句腔。
爷爷说想当民兵可容易，
一年后爷找支书去商量。
我说他到时候还用爷去讲，
爷爷说光是性急也无方。
无奈何数着日头把天过，
买了本日历挂南墙。
过了一天我扯一页，
过了两天我扯一双。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
一本日历快扯光。
人都说日子过得快，
我只嫌天太慢来夜更长。
如今屈指算一算，
到年龄还得要扯下日历整三张。

（克制着急躁心情，倔强地举起鋤头，专心致志地对准枝头紅柿练习瞄准。薛爷爷肩扛鋤头，手提一支新半自动步枪上场，见状心喜）

薛爷爷：玉花！

薛玉花：爷爷！

薛爷爷：（轉身举枪让玉花看）你看。

薛玉花：啊，新枪！快拿来叫我练练。

薛爷爷：嘿嘿！（沒有給枪，却把鋤头递向玉花）

薛玉花：（放好鋤头轉身向爷爷）哎，爷爷，那来的这支新枪啊？

薛爷爷：这半自动步枪啊，是軍区首长奖給咱的，是咱中国自己造的，是呱呱叫的好武器！

薛玉花：爷爷，快拿来让我看看。

薛爷爷：別慌，爷先給你报个喜。

薛玉花：报啥喜，爷快說吧！

薛爷爷：从今天起，你当上基干民兵啦。

薛玉花：啊！我当上基干民兵啦！（非常兴奋，突然笑声停止）不会吧，我还差三天不滿十六周岁哩。

薛爷爷：哈哈，爷还能騙你，刚才在支委会上大家都說你勤学苦练，不光批准你当民兵，还让你参加打靶比赛哩。看，枪都給你領回来啦！

薛玉花：啊！

（唱）盼星星，盼月亮，
可盼到玉花也把民兵当。
謝謝爷爷……

薛爷爷：別謝我。

薛玉花：（接唱）感謝毛主席感謝黨，
雙手來接五尺槍。

薛爺爺：（唱）你不要慌，不要忙，
先接思想後接槍。
爺有題目對你講，
要考問及格才發槍。

薛玉花：（唱）爺爺要問就請講，
考問孫女那一樁？
是問我民兵三任務？
是問我五好民兵怎樣當？
是問我投彈要領有幾項？
是問我地雷怎樣來安裝？
不是孫女誇海口，
答錯一句我不領槍。

薛爺爺：（唱）我一不問民兵三任務，
二不問五好民兵怎樣當，
三不問投彈要領有幾項，
四不問地雷怎樣來安裝。

薛玉花：（唱）不問這些算作罷，
爺爺想問那樁問那樁。

薛爺爺：好，爺問你：
（唱）誰提出全民皆兵戰略思想？

薛玉花：（唱）毛主席提出的英明偉大好主張。

薛爺爺：（唱）咱們有解放軍保衛國防，
為什麼還要全民來武裝？

薛玉花：（唱）軍民配合力量大，

鉄打的江山炼成鋼。

敌人胆敢投罗网，

就把它消灭在全民皆兵的大海洋。

薛爷爷：（唱）再問你为何朝思暮也想，

不爱紅装爱武装？

薛玉花：（唱）爷爷爹爹跟着党，

早年都把民兵当。

爷爷打过日本鬼，

爹爹打过蔣匪帮。

孙女也要学榜样，

坚决接过这杆枪。

薛爷爷：（唱）过去現在不一样，

大陆上赶走蔣匪帮，

阶级敌人被鎮压，

为什么还要接过这杆枪？

薛玉花：（唱）祖国台湾未解放，

那里还有蔣匪帮。

美帝到处伸魔掌，

侵略南越逞凶狂。

暗藏敌人也还有，

狼披羊皮来伪装。

对敌人不能存幻想，

針鋒相对理应当。

敌人磨刀咱磨刀，

随时准备上战场。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布下天罗和地网，
筑起铁壁和铜墙。
永远跟着毛主席，
永远跟着共产党，
保卫咱社会主义好时光，
因此上我不爱红装爱武装。

薛爷爷：（唱）小孙女说的我心花怒放，
不愧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
要记住人类还未全解放，
要看到反帝风暴震四方。
爷盼你手握钢枪胸怀全世界，
爷盼你革命意志要坚强。
爷盼你永远跟着党，
爷盼你永远握紧这杆枪。（递枪给玉花）

薛玉花：好！

（唱）双手接过枪一杆，
玉花心中好喜欢。
起明发亮光闪闪，
英勇顽强民兵营！
银牌银字镶上边。
民兵尽是英雄汉，
党的恩情重如山。

爷爷！

我定要苦学苦练不自满，
我定要劳武双双过硬关。

我定要把青春向党来貢獻，
我定要努力接好革命的班。
一顆紅心永不变，
請爷爷你把心放寬。

薛爷爷：好孩子，爷放你的心，好好练习，准备打靶！

薛玉花：（激动地）好，我今天也能参加打靶啦！

薛爷爷：怎么，害怕嗎？

薛玉花：不怕。

薛爷爷：紧张不紧张？

薛玉花：有……那么一点儿。

薛爷爷：一点也不要，要記住射击要領。

薛玉花：我知道，（边作边說）左眼閉，右眼睁，缺口对准星。

薛爷爷：还有？

薛玉花：（十分熟练地边作边說）枪握紧，腮貼紧，肩靠紧，瞄准靶底心。

薛爷爷：还有更重要的一条。

薛玉花：要有实战思想，带着阶级仇恨去瞄准射击！

薛爷爷：对，記住这就行啦，一定要沉住气。（欲行又止）
玉花，給部队上写封信，把你参加基干民兵的事，
告你爹說說！

薛玉花：給俺爹說說……不！

薛爷爷：啊！那为什么呀？

薛玉花：我要爭取打了个优秀以后再給俺爹去信哩。

薛爷爷：好！有志气。（进屋内）

薛玉花：（端詳新枪，无限珍爱地）好枪，好枪！

〔随着音乐和《为女民兵题照》的伴唱起舞。玉成唱着“我是一个兵……”，边唱边上。玉花听见歌声将枪藏起，玉成傲然自得地走过来。

薛玉成：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枪放下！

薛玉花：（突然现出新枪非常神气地）枪上肩，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薛玉成：（见玉花有新枪，非常惊奇，追着玉花问）妹妹，妹妹！

薛玉花：（装作不闻地继续向前走）一二一，一二一……

薛玉成：（大声地）妹妹！

薛玉花：（不在意地）干……啥？

薛玉成：妹妹在那儿弄了一支新枪啊？

薛玉花：不瞒哥哥说，营部发的，爷爷给的，是我领来的。

薛玉成：你凭什么领支新枪？

薛玉花：凭基干民兵。

薛玉成：你当上基干民兵啦？

薛玉花：不光当上基干民兵，今天还参加打靶比赛哩。怎么，你不欢迎？

薛玉成：欢迎，当然欢迎。（背白）我当一年多民兵啦，还用的是这支老破枪，她才当民兵，就发了一支新枪，这事不公平，我得给她换换。（欲上前换枪，但又感到难以开口，跟玉花耳语，玉花未听清，玉成又用手指枪，作交换状）

薛玉花：（不耐烦地）有话你就大声说吧。

薛玉成：妹妹，咱俩把枪换换吧？

薛玉花：换换？

薛玉成：嗯，換換。

薛玉花：噢，那不行。

薛玉成：咋不行啊？行。

薛玉花：咱爺說，這槍是發給我的，你要想換哪，得找咱爺去。

薛玉成：（有點胆怯地）還得找咱爺？

薛玉花：嗯，得找咱爺。

薛玉成：不找咱爺不行？

薛玉花：不通過組織，私自換槍，那會能行！

薛玉成：不行算啦。

薛玉花：哥，說正經的，你從上次打了個優秀以後，槍也不勤擦啦，武也不勤練啦，對妹妹也不熱心幫助啦，我看你可是有點變啦呀。

薛玉成：不換就不換，別說那麼多。哼，咱這是關老二賣豆腐，人硬貨不硬，可是比那貨硬人不硬啊，還多少體面點。

薛玉花：你說啥？

薛玉成：我說沒有本事，光拿一支好槍，還不夠丟人哩！

薛玉花：別光抬高自己，打擊別人，我還不服哩。

薛玉成：不服咱倆比比。

薛玉花：比就比。

〔二人對刺，不分上下。〕

薛玉成：嚯，还真有两下子呀！這不能算，過硬不過硬，咱靶場上見。

薛玉花：靶場上見，就靶場上見。

薛玉成：走！